与祖国同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交大与新中国同行的70年。在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时点，学校党委机关系统组织了面向全校教职医务员工和退休教师的征文活动，鼓励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透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展现个人、家庭、集体、国家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展示交大人“在新时代逐梦，与新中国同行”的精神追求，表达交大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赤子情怀。本报将连续刊登部分优秀征文。

心中的殿堂

□ 陈远东(退休)

我家距外滩不足百米，只要有空，就去那里溜达。

小时候，我们去外滩繁花似锦的绿地捉迷藏、用竹竿粘上胶水粘知了、偷偷地采摘一串红花蕊吮吸花蜜。我最仰慕的是外滩 12 号，心中的殿堂。

12 号是外滩最漂亮的古希腊式巨厦。精雕细刻的外表美轮美奂，希腊式圆形穹顶直插云霄，两尊有点吓人的铜狮分踞大门外左右两侧。门口悬挂三块硕大的牌子：“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最吸引我的是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手持的钢枪，那时候会经常站在战士面前盯着枪看，心想着别拔出来，但最后都被撵走。那时候心里想：长大后一定当解放军，持枪站在这里，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

天，不可能一直晴空万里，也会乌云遮天、也会狂风暴雨、也会黑暗如墨。我目睹了暴风骤雨中外滩 12 号昂首挺立的雄姿，也目睹了漆黑一片中的外滩 12 号。那时，四周静悄悄的，时间仿佛停顿了，什么也看不见。铜狮发出深沉的呜咽。唯有战士的钢枪有着丁点儿反光；战士炯炯有神的目光，有着点点闪烁。

太阳出来了，温暖的阳光洒在外滩上班大军的自行车轮毂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温暖的阳光洒在 12 号门口战士挎着的钢枪上，发出璀璨的光芒。

春天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大牌子又回来了、铜狮又回来了，它不再那么吓人，仿佛知道世道变暖了，安详了好多。

12 号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市那天我去了，银行小姐破天荒地站在门口迎接。她是那么美丽典雅，营业大厅是那么气派非凡。

如今，我仍住外滩边的老楼里，晚饭后时常散步外滩。我亲眼目睹外滩 12 号一甲子的风雨沧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期盼我的国像外滩 12 号门口的花岗岩那么稳固；期盼我的族像外滩 12 号门口的狮子那么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期盼百姓的生活像外滩 12 号厅内的装饰那么多彩绚丽。

我对家人说，我住的老楼除非政府让我们搬走，否则我自己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外滩 12 号，我心中神圣的殿堂!

心灵札记

学术之树常青

□ 武爱山

如果把学术人生比作一棵成长的绿树，那么为学生和我这样的新教师浇灌的，就是在学术之域已耕耘多年的前辈们。今年七月，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新教工培训。虽然临近假期，一批长者仍充满热情地来为我们上课。在这些老师当中，有一位在演讲的过程中流下了眼泪。

他是孔海南教授，在和我们分享三十多年学术道路上的酸甜苦辣时流下了眼泪。1993 年，教授于日本博士毕业，之后来到日本筑波的国家环境研究所，从事水治理的研究工作。世纪之交，他从新闻里得知中国治理太湖水的消息，心知这项工程的艰巨，而自身握有宝贵经验。于是，他抓住一次公开招聘的机会，和我一样离开原来的岗位，加入了上海交大。孔老师带着募集到的捐赠基金，加入了那时还只有两个办公室的环境学院。由于水环境治理周期长、耗费大，教授和他的团队很快用完了资金，连续两次遭遇经费危机和科研绩效考核的难关。直到 2006 年底，水专项进入了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这些问题才迎刃而解。讲到这里，满头白发的孔老师忽然止住了言辞，无法再说下去。

在场的老师们都没有想到，孔老师会突然流下泪水。我们本以为这是激动的眼泪，但他的声音是哽咽的、是苦涩的。他知道，即使专项经费还没有到账，也绝对不能中断治理。当下没有足够资源，于是就自己先行垫付，直到用完所有积蓄。门下的博士生们开始在校外寻找捐赠接济。最困难的时候，由于过度辛劳，孔老师面临心脏骤停的危险，只能自己带着辅助医疗设备。他知道国内在这个领域既有先进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别无他人，而水治理一旦中断，就是功亏一篑——所以他绝对不能倒下。

我时常以为，一项光荣的使命足以让人骄傲地活着。我也时常认为，学术的道路固然艰辛，但就像难啃的书、难做的实验，开动脑筋总能够解决。然而，有这么一段路程和困难，它毫不在乎你的赤子之心，不关心你放弃了怎样的条件，也不记得你正扛着多重的责任，就像暴风雨待绿树如万物，一样无情地吹打。学术之树即使再高大、再强壮，遇到真正的风雨，一样会随之摇曳、俯仰流泪。

烈日之下的七月，校园里每当风吹过，成片的绿叶和树荫就会随之摇动，给人带来阵阵凉意。这时，我总能想到学术之路上，一定还有很多和孔老师一样的人。那潸然流下的泪水是辛酸的，却又是充满毅力的。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像柔软而鲜活的绿叶，这是我学术之路上最生动的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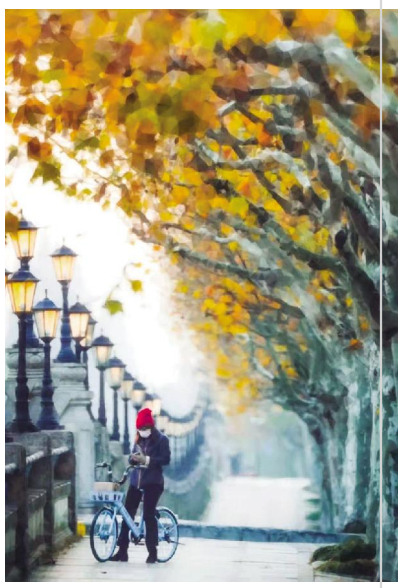
校园诗画

思源湖 第 24 期

摄影：周思未　诗：杨志彪　周思未

叶落灯黄

梧桐叶悬挂在金色的深秋
温暖的思绪萦绕在心头
星星点点的问候
就能点亮你如水的双眸
沿着走过的小路
通向爱的桥头
我停下匆匆的脚步
注视那一抹醉人的温柔
暮色氤氲
在曾经走过的日子里，期待
美丽的邂逅
长灯的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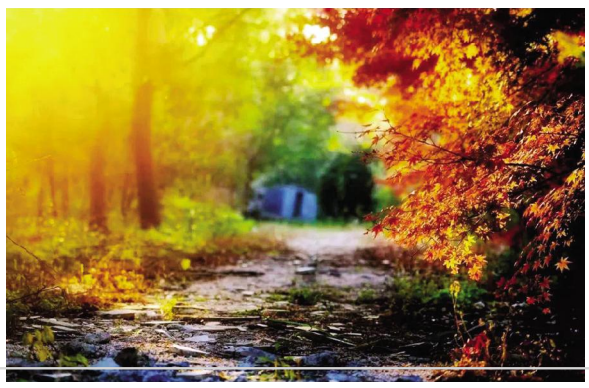
外婆家

梦中生白发
城里的月光
一直没落下
童年的夕阳

有种味道叫家
外婆的餐桌
有喝不完的茶
外公的壶里

冬天炉灰里烤地瓜
秋天的树上开晚霞
夏天田埂下捉青蛙
春天看燕子做新家

就能看到她
穿过那条小路
就是外婆家
翻过那个山头



人生故事

交大首位澳门毕业生

□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玲远(退休)

在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年之际，我记忆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24 年前任班主任期间，与同学们在一起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93 年，交大在澳门首次招收高中毕业生来校就读，以爱国、爱澳、为社会培育人才为宗旨的濠江中学学生阿坚，被录取在通信工程专业，这应当是中央政府在澳门回归前所做的大量统战工作之一。那时大部分学院建制在徐汇，学生们在闵行校区完成两年基础课程学习后，便迁回徐汇校区学习专业课程。1995 年暑假过后，我在法华镇路迎来了阿坚所在的电子工程系 34231 班全体同学，担任了该班两年班主任，并送至他们本科毕业。

喝着亚婆井水长大的阿坚同学，中等个头、偏瘦、分头发型、喜欢穿休闲服、斜背一只大书包，一口粤语普通话，除了外形特征与同学们略有区别外，其它方面则相差无几。那时住宿条件比较简陋，筒子楼、八人一宿舍、老式上下铺靠两侧，中间一长排书桌，没有空调电扇，他与本寝室同学同吃同住，友爱和睦。通信工程专业是交大的热门专业，云集了许多高分入系的学生，课程紧迫、学风纯正，大学阶段最后两年，不仅要学习通信专业基础、专业技术与主干专业课程，还要学习计算机软件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与必修课程、专业外语，并参加第二学科学士学位的学习。同学们废寝忘食，把业余时间、甚至节假日都用在学习上，他也不例外。转眼到了毕业季，尽管电子系毕业生非常抢手，很多同学还是放弃了高薪的诱惑，或直升或考研，继续留在交大学习，粗衣淡饭、乐在其中。他则以教育部港澳学生名额直升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通信与系统专业读硕士。到了清华后，他曾来信告知我他的生活情况，并给我寄来圣诞贺卡。

光阴荏苒，转眼 20 年过去了。2017 年，34231 班的同学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母校，有来自深圳华为、中兴、上海华虹、电信、自主创业的，也有来自美国 Microsoft、Google 研发中心的，他们各自晒出毕业后的成绩。“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令人倍感欣慰。阿坚同学在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申请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此后在纽约州一所大学任教，开启了他带学生做研究的生涯，几年前他决定回国，如今已是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副院长。在这次聚会上他发言道：“最令我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成为来自澳门的第一位交大毕业生……”我想这应该是他成长道路上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动力。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澳门人民是我们的一母同胞。早在先秦时代，澳门就与苏南、沪、浙、闽、粤、桂等同属“百越之地”。明朝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有“一领破袈裟，香山岙(澳门)里巴……”唱词，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音在澳门撰写的《盛世危言》，影响了几代人；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写出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野心；大家耳熟能唱的闻一多《七子之歌》，倾诉了”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世事沧桑。

如今澳门已经回归二十年了，今天高校在“一国两制”下招收澳门学生的数量在逐年增长。而回归前招收并毕业的第一位交大澳门生可载入交大史册，反映出中央政府对澳门回归的全方位努力，书写了交大招生改革的新篇章，也成为阿坚同学与交大永远割舍不去的情感。

医路聆听

医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带着深深的人文关怀。只有融合技术与人文，才能构成完美的医疗服务。为进一步培育医学人文氛围，上海交大医学院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向附属医院医务人员、医学生征集亲身经历的医患故事，汇集成叙事医学人文读本《医路聆听》一书，该书于 2019 年 6 月出版。书中一个个普通的医患故事，带来的却是直击心灵的感触与感动。本报特开设“医路聆听”栏目，刊发书中的一部分文章，与读者一起体悟医学和人生的价值，感受“大医精诚”的精神。

本栏目刊发文章已经医学院心理咨询中心王芳主任、复旦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及文章作者的同意，特别向她(他)们致以诚挚谢意。

久病床前有孝子

□ 16 级内科学硕士生　周培慧

最真实、赤裸裸的感情或许不是在葬礼上，也不是婚礼上，而是在医院。医院混杂着消毒水味道的白墙看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在这里工作的医生更是见证了太多的人情冷暖，很早的时候看到过一种说法：只有年轻医生会陪着病人哭，听到家属的哭声便无法自持，忍不住在一旁掉眼泪。回忆一路走来，刚开始进入临床的时候，确实是个“爱哭鬼”看到刚出生的小朋友会被生命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所震颤、看到自己管治的病人离世会质疑医学的有效性。渐渐地，看过了太多人性中的冷与恶，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拉了很多张平直的心电图，填了太多的死亡三联单。医生的心，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撕裂，终于自己在私下里用手术针线缝起来，一排排严密缝合，不再露出一点点柔软，仿佛身披坚硬的铠甲。直到这个病人和他儿子的出现，让我心底里那些柔软又活了过来。

面对缺乏切实有效的治疗方式，内科病人往往诊断不明确，只能长期靠药物维持基本生活。衰老更是一把可怕的利剑，无情的时间抽离了人身体里对未来的期待，生命的活力一点点消失，仿佛一台工作了太多年的机器，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反反复复进出医院是一个常态。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全家人围在身边，忙着送饭送菜，多方打探各种治疗方式，但随着时间流逝，最开始的激情便被现实一点点磨去了。很多老年病人总是孤零零地住在医院，眼睛不是盯着那一瓶又一瓶的点滴，就是注视着门口，期待家人在下一秒出现，坐在自己床边，听自己聊一聊旧时光。可等来的不过是例行查房的医生、过来换药的护士，在他们的世界里，时间似乎突然之间就慢了下来，昏暗的日子似乎只是无奈地等待死神宣告最后的时刻。

但有一个病人令我印象深刻，或者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儿子。老人早年患有高血压，血压控制得还行，但十几年后还是慢性肾脏病住进了肾内科病房。这位老人与别的老人显得不大一样，人年纪大了很容易显得邋遢，但这个老人不一样，永远穿着干净合身的衣服，身上也没有肾内科病人特有的气味。后来我管床时看到过几次，他的儿子每天都会用温水给父亲擦身子，每隔一段时间便为他细心修剪指甲。他儿子戴着个近视眼镜，每次护士发完药或者挂了吊瓶，他总是摘下眼镜卡在额头上，仔细核对药品数量正确与否。每次住院，儿子都会把老人的一日三餐送到床前，一看就是精心搭配过的，营养均衡、低脂低蛋白。

他还有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从什么时候起老人有哪些不舒服、何处就诊用什么药、血压波动在多少范围，甚至还画了一张折线统计图，标明在哪个点开始换了哪个药物，身体感觉怎么样。我们几个年轻医生开玩笑说，这个病人可好管了，病史不用问，把小本子借过来看看一目了然。仔细研究下那个本子，不但学习了怎么治疗高血压肾病，指不定还可以发个病例报道。

可惜精心照顾和医疗干预还是没能延缓老人的病情，最后还是得开始进行血液透析的早期准备了，刚开始儿子和老人都非常抗拒血透，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居然想通了，主动找到我们签了所有的知情同意书，问他为什么突然想通了，他说因为查了点资料。一次查房，不小心瞥到他手提的购物袋里的东西，里面居然有厚厚的内科学，好像还夹着几篇打印好的文献，听说他原来是做会计的，看医学书籍对他来讲是个不小的挑战，看来为了老父亲的病情他真的是很上心。老人家很顽固，听力又不好，儿子就在旁边扯着嗓子告诉老人家做血透的好处，一会儿又像哄小孩一样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告诉他不必害怕，只是个小手术。好不容易做通了思想工作，老人在手术前突然决定不治疗了，嚷嚷着反正没有几年好活了，儿子气得在病房里直接和老人吵了起来。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家人，他们会有争吵，但是这吵闹之中连接着彼此的是扯不开的关心与爱。最后老人还是做了血管造瘘术。手术期间儿子在手术室外来回走动、坐立不安。待老人出来后，细细检查伤口，询问注意事项，又一条条的记录在小本子上。

有天晚上值班，护士突然过来说 5 床尿不出来，膀胱里满是尿。过去看了看就是这位老人，体格检查发现整个耻骨联合上方都是硬邦邦的，告诉他们大概只能插导尿管了，儿子连连挥手说太疼了，不舍得让老人遭这个罪，之前插过一次，后头还感染了，他再想想办法。后面护士说 5 床的儿子真是优秀，应用了护理学中的所有技巧，后来真的让老人尿出来了，好奇地走到病房一看，只见他怀抱着一个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耐心得像是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给他把尿，用水龙头制造了流水声，嘴里不停地发出“嘘嘘”声，额头上满是细细密密的汗珠，手臂轻微颤抖着。待老人尿完后，他帮老人整理衣服又送回床上，我发现他手上的皮肤已经开始皱缩，上面爬着几个老年斑昭显着这只手的主人已经上了岁数，这才意识到其实他也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做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很不容易。

我们这位老病人能够有良好的生活质量，晚年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免于插导尿管之苦，全都是这儿子多年来悉心照顾的功劳，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位生用切身的行动告诉我：久病床前有孝子！那么作为一名医生，怎么能因为长年累月泡在临床就扔了最初对病人的关怀、同情与体谅呢？专业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而情感也是富有力量的，这会支持着我们更好地治疗我们的病人，予以他们安慰。

冷漠的环境是消磨热情的利刃，而一点点的温暖却又能轻易地点燃曾经热忱的心。

故事的主人公、这位叙事的医生，他遇到了年轻医生普遍的心理难关——冷漠。但他是幸运的，他在这位久病床前的孝子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希望和自己工作的热忱，又重新拾起了斗志，令人欣慰。

故事中的孝子，自己年纪也不小，仍然精心护理自己的父亲，不仅让老人保持着良好的卫生状况，还详细地记录病情和用药情况，甚至自学专业的治疗和护理知识，用心程度令人叹服。这种悉心照顾，不要说那些遗忘自己老父老母的不孝子了，就是自诩还算孝顺的大部分人，都难以做到。也难怪这对父子会在年轻医生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细节处方能见真情，何况在看惯人情冷暖的医院里，这样一份拳拳的孝顺心实在难得。也许就是这样的赤诚之心，才能让年轻医生“日渐冷漠”的心回暖，重新拾起自己从事医生行业的初心。

我不禁思考：在不远的将来，我成为一名医生时，是否也会像这个医生一样，因为看了太多生离死别而硬起心肠，藏起心中的柔软？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现实磨去了最初的激情？原来的我不敢去想这个问题，也不敢正视，仿佛应对的方法只有逃避。

可是，当看到文中的孝子，在久病的老父床前尽心尽力照顾，无怨无愧地付出的时候，我心中愧疚。如果不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上出现的问题，我竟然在还没有真正穿上白大褂踏入医院的时候，就对自己未来的从业心态抱以悲观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试想，连医生自己都对工作失却了热情，又怎么能成功地让患者常怀希望呢?

由此可见，这位年轻医生实在是幸运，能遇见这样暖心的患者。温暖的力量看似弱小，其感染力却是无穷的。它不仅影响了这个医生，更是把对未来尚感迷茫的我们惊醒。正如原文所说：对病人的关怀、同情和体谅，才是一名医生的力量。专业知识是医生的有力武器，一个失却了热情和同理心的医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医生。

看看现在的医生，有多少像文中曾经的主人公一样，已经为自己造起了一层坚硬的铠甲？我们真的很需要一针“强心剂”，来唤起医生对患者的关照和热忱，而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此。作者描述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也许就是在期盼着这一点小小的温暖能够点燃更多医生的心，唤起他们最初的体谅与柔软，我相信作者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让温情重燃医者的初心

——《久病床前有孝子》读后感

□ 16 级临床八年制一班　蒋杨菁